

騷 盧

著 蘭 羅 曼 羅 國 法

譯 賁 慶 俞

行 發 社 版 出 進 改

世界大思想家叢書

— 5 —

盧

騷

法國羅曼羅蘭著
俞慶寶譯

樂山出版社發行

Handwritten notes and signatures on the right margin, including a large '7' and 'b' at the bottom.

世界大思想家叢書之五

盧

騷

外本華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實價 元

著

者 法國羅曼羅蘭

譯

者 俞慶寶

校

閱者 沈鍊之 鄭庭椿

發

行者 改進出版社

總社 福建永安民權路

營業處 永安新街 沙縣中山路

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版

譯者引言

一四四一，五，一五。

本書是將一蘇聯詩人，將丁文刺刺于夫全祖重之著作，轉錄於此，並與英對。

歐洲自文藝復興以後，由於「自我」底發見，人類乃覓獲追求理性之途，人性因而

解放，智慧因而自由，以之與中世紀教會僭竊政治社會底主宰之時相較，前後判若另一世界。惟因此後歐洲各國，君主專政，逐漸擡頭，至十八世紀，其氣燄之兇猛，達到了極點。盧騷之全部思想，即爲此一時期政治社會之反動，與時代動盪之反映，並爲自文藝復興時期獲取「智慧自由」以來，繼續以大無畏精神爭取「政治自由」之一人。

正如本書原著者羅曼羅蘭所云：「盧騷是代表他那時代中心智力量最顯赫的一個榜樣。他洞察、轉變、及改革了他當時和後代底社會，他對於正在崩潰途中的舊世界，針

對病根，施以無情的打擊。十九世紀一切革命高潮底罪責，人們既委之於伏爾泰（Voltaire），同時亦委之於盧騷。……」又云：「不僅他底思想是革命的，他底寫作，也正是一種革命，他底寫作自有其情感和表達情感的式樣，這式樣轉變為未來時代底藝術。盧騷一人兼有數人之長，他是幾種不同的藝術家，而每一藝術無不臻於上乘。」（見本書盧騷評傳）他底人生是浪漫的，放任的；他思想的態度是懷疑的，解放的，建設的，嚴正的；這種精神，我們可以稱為浪漫主義的精神，而為若干革命者必然的面目。

本書篇幅，雖不甚長，但以一名學者陳述其己國思想偉人之生平名著，鉤玄提要，擷取精華，足使閱者於此獲得盧騷全部思想之明確的概念。

本書最後一篇懺悔錄，係亡友陳範予先生所遺之譯作，特誌於此，並表哀悼。

霸者之言

一九四一，五，一五。

目次

譯者引言·····	一
盧騷傳略·····	一
盧騷評傳·····	三
盧騷底論文·····	四〇
人類不平等底原因及其根據·····	四二
寄達隆培爾·····	五四
獨行踽踽者底幻想·····	六三
社約論（或政治權利底原理）·····	六七
愛彌兒（或教育）·····	九三
一個薩發牧師信仰底宣言·····	一一一
朱利（或新挨羅依斯）·····	一三〇
懺悔錄·····	一八九

盧騷傳略

盧騷於一七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生於日內瓦，是一個鑲匠的兒子。他曾同書吏習藝，以後又向雕刻師習藝，由於猜度受雕刻師底虐待，他從他那裏逃走了。他經過幾年的流浪，做過各種職務，最後進入在安尼市（Annecy）的華倫夫人（Madame de Warens）底家，他在那裏定居，過着愉快的生活，不啻是她底「家庭的愛人」。一七四一年，他攜着記樂譜底新式方法到巴黎，招收學徒不成，遂接受威尼斯公使底祕書職位。一七四五年返巴黎，他與狄德羅（Diderot）和百科全書派交往甚密。一七四九年，他發表「論藝術與科學」，獲得提仲學院（Academy of Dijon）的獎金，頓時聲譽雀起。

一七五六年，他定寓于蒙摩隆西的「隱居」，在那裏他寫成「新挨維伊斯」（La Nouvelle Heloise 時在一七六〇年）。接着於一七六二年寫成「社約論」和「愛彌兒」（Le Contrat Social and Emile），但一經印行，立刻被法蘭西和日內瓦政府宣告罪刑。經過無數被迫的遷居，他於一七六六年到英倫，在那裏曾被人們視為名人。以後他和他底居停休謨（David Hume），爭論起來，乃於一七六七年逃歸法國。他完成了那在英倫開始屬稿的「懺悔錄」（confessions），雖然他這時患着一種因受窘迫而起的精神錯亂，身心已到半癡狂的狀態。盧騷於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卒于愛爾美農佛爾（Ermenonville）。

蘇聯，盧騷評傳

盧騷評傳

盧騷 (Jean - Jacques Rousseau) 是精神力量超越時代的一個最顯著的榜樣。他洞察、轉變、及改革了他的世紀和下一個世紀的社會。他對於行將崩潰的舊世界的仇恨並不會認錯了目標。人們將十九世紀一切大革命的責任都推到他 and 伏爾泰的身上：所以雨果 (Victor Hugo) 底「哀史」 (Les Misérables) 裏，甘夫羅克 (Gavroche) 會有兩句帶嘲弄口吻的歌辭：「這是伏爾泰底過錯！這是盧騷底過錯！」

可是在伏爾泰和盧騷一人之間，其盡着最重要的任務者倒是盧騷。伏爾泰可比作一碩大而緊密的星座——百科全書派——中一顆最燦爛的星。盧騷則獨自的活着，且又獨

目的作戰。以後我們就會知道，在他戰鬪的過程中，他甚至碰到了百科全書派的怨恨，他駁倒他們的道德主張，並勝過他們的社會觀念。伏爾泰和他偉大的帮手如狄德羅（Diderot）、達隆培爾（F. Alenbert）、福爾巴哈（D'Holbach）、愛爾法修（Helvetius）等，特別是代表新精神底消極方面，專心於舊社會的破壞，舊社會底成見和罪惡的破壞；他們是自由理性底戰士，善於批評，慣作譏刺。祇有盧騷代表建設方面，確立了新的信仰；他是共和政體底宣揚者。法國大革命稱他為大革命底鼻祖；國民會議（Convention）最得勢時崇奉之如神。羅伯斯庇爾（Robespierre）下令將他底遺骸遷葬於先賢祠（Panthéon）（Jesu-Jacques Kottsean）長壽軒丈量數目的一圖景圖書內。此

真的，盧騷自己該不會夢想到他身後的勝利竟至這樣偉大。有許多理由可使我們相信他，如伏爾泰一樣，對法國大革命所加於他的讚揚，或許會予以否認。可是偉大的事業常超越它們的創始者而前進。被他們解放了的思想激起了不能預見的大騷動。可是這樣造成的社會騷動仍是他們的事業。儘管他對於命運所給與他的任務提出抗議，但是盧騷，這孤獨者，仍為歷史上一個革命底偉大的前驅，新時代底創始者。

關於盧騷，有一件最特殊的事，是：不僅他不曾預料到他底名譽和天才所產生的種

種後果，甚至此二者之來臨並非他自己願意的。

盧騷的生平和著作在文學史上例示——也許單獨地——一個有天才的人之獲得天才，不僅沒有懇求，而且是反對他的意志的。

他生來是日內瓦的一個小布爾喬亞，早年就捨身於一種冒險生活的一切危險，耽於夢想，遊蕩度日，雖有豐厚的資稟，却是遊惰、輕躁、善忘，生活賴人庇蔭，沒有用功的心志，不慮及明日，而且除了一種平凡而遊惰的甯靜生活以外，他不再想慕其他的事。除了對於浪漫和戀愛的沈思、肉感的嗜好以外，在他生活上更無任何重大的需要。

一直到三十七歲，他還依然是很安靜的。可是，霎時間，他雖未經啓示，却已天才洋溢，關於這點，我要說他是像聖·保羅（St. Paul）的被雷電擊倒一樣；他受了啓示，他的筆握在手中，無異是一件兇猛的武器。他感覺自身已投入于決鬥場中，在那里，有最卓越的人類精神的鬥士，在萬衆矚目之下進行着戰鬥。然而由他一擊便勝過了他們一切的人。他帶着詫異和怕懼的心情，聽到了他自己的聲音（他自己幾乎辨認不出來），它把沉重的聲調充滿了圓形劇場，像古代護民官的聲音一樣沉重有力，它攻擊最受人尊敬的偶像，並撼動了舊社會底基礎。

也許很覺驚嚇，宣誓不再寫作了。他激動時代的急流，但轉而爲它所攝住。他是

共和主義者，猶如一顆橡樹，高過於君主政體的現實秩序。這個熱情的人却常保持着一種不屈不撓的，不可置信的清明心境。他在當時是一個浮浪者和空想家，富於情感而軟弱的無政府主義者，而現在却成爲一個最開明最堅定的立法者。

他內心裏的一切這些勢力勝過了他，他想望他自己能從這些勢力躲避開。好像一份驚人的暫時的禮物賜給了他，一種從天而降的命令使他擔負起一種使命，並使他振奮起來，過了十二年高尚的生活，即十二年天才的生活。——這以後，他再沉溺於他從前時常渴望的飽食無所用心和夢想的生活。但由於他所作的努力之巨大，和由於他熱烈的文字之強大的反響而致失了平衡，他陷入了一種悲慘的精神錯亂，於此，他底悲哀却藉着他底歌聲之美妙以自慰。

他在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，生於那令人注目的「日內瓦共和邦」，改良福音教的故鄉，這個共和邦的存在是一種矛盾，它爲實行君主政體和信奉天主教的諸大國所包圍，所透穿。

盧騷很矜誇他自己底出生，他一生深深地留着這痕跡。他親手題着：「盧騷，日內瓦底公民，」他主張他應該有權利做「一個自由國家底公民和民主國民底成員」。他的「人類不平等底起原論」(Discours sur l'origine de l'inégalité)，在卷首寫明是「奉

獻給日內瓦共和邦」。不管故國是負義的甚至要迫害他，他總很關心地守護他底「祖國」。他絕不支吾地稱譽那個勞働大眾底城邦和它底共和政治的風尚。他離開日內瓦生活時，常在情緒上表現強烈的愛和悲。幼年時期，他父親對他說過：「盧騷，愛你底國家！」「你是日內瓦人；有一天你會看見其他的國民；你永不會看見與你自己底國民同樣的人。」他永不會忘却這忠言。「每值他研究有關政府的問題，要是在蒐究之中，找得本國政府所以可愛的新的理由，他常是很快樂。」當他對於一切政府加以批評時，「他祇保留着一個，並舉它爲模範政府」。這便是日內瓦底政府。

雖然他青年時期有各種環境的力量已誘導他皈依羅馬教，可是他對於基督新教底信仰表白，仍非常忠實。一七五四年，在他初現的光榮的普照中，他莊重地重入改良的基督新教教會，當時他就大膽宣稱：「我是在巴黎的一個新教信仰底懺悔者」。無論他對於基督教底廣義解釋，他底容忍和博愛，在日內瓦和納沙泰爾（Neuchâtel）底牧師中間掀起何種浪潮，他證明他常「就力所能及，遵循福音書的教義……我愛它，我把它採用，把它宣揚並加以解釋，我用我心裏所有的熱忱和它接近。我一切的著作浸透着和對於福音書同樣的愛，以及和對於耶穌同樣的尊敬。福音書的價值無可倫比。這本書務應予以保留，看作主底訓條，至於我底著作祇能看作一個學生所寫的釋義文字」。他在巴

子以留。書生主理。正如其所言。黎處於宮廷的貴族和百科全書派的哲學家（即上帝的死敵）當中獲得最大的成功時，常在夜間朗誦聖經；他在長夜不眠的時候，在靜僻處，把聖經從頭至尾繼續不斷的讀着五六遍纔止。他有點言過其實的稱呼他自己，「是在法國唯一的信仰上帝的人」。共和國和上帝，這兩重愛和兩重信仰，他是從日內瓦的胸懷裏吸取來的；這些東西浸注到他血液中。他和他同時代在巴黎的一切法國著述家有所區別，其原因就在此。雖然如此，我們還得加以補充，即使他以堅持日內瓦的獨立為榮，可是他對於法國仍還表示偏愛。他試想掩遮這個事實，終於無效；他對於法國常保持一種偏好，自認是這樣的：「法國有着些微的成功，便激動他心裏的歡樂；她的失敗，便使他苦惱，一若這些失敗是臨到他自己一般。」

不但如此，他家庭底祖先也是法國人。他是被迫從法國逃亡的新基督教徒的後裔。他底母親，名蘇薩娜·倍納（Suzanne Bernard），美麗而聰明，在他剛出生以後就死了。在他父系方面，他的祖先是製錶工人，身體壯健，姿質聰敏。他的父親名依薩克·盧騷（Isaac Rousseau），是仁愛的，但是不小心的，性情暴躁，喜歡活動，一個遊蕩者和冒險者，也是一個對於讀書有癖好的人。他把這種嗜好授給他底兒子，同時把他流浪的癖好遺傳給他。他們父子二人（那時盧騷祇有六七歲光景）常過度的披閱各種小

說，甚至徹夜不止，習以爲常。『有時父親在晨光微曦中聽到醒來的燕羣的鳴聲，不免有愧色的說：「讓我們睡覺吧；我還比你更多孩子氣呢。……」』

可是盧騷底良師却是普琉塔克（Plutarch），從搖籃到墳墓，他是一直和盧騷在一起的。『我六歲的時候，普琉塔克的著作落到我的手裏，我能記誦它。我讀過每一種小說；在我對於小說感覺趣味的時候，它們曾經使我淚如潮湧。此後形成我底嗜好的是英雄的和傳奇的故事，這些愛好，以後便與日俱增，直到後來除適合於我的幻想的東西以外，每種事物都使我感覺嫌惡。』

在十歲時，就被他父親棄如敝屣的一個無母的孩子，對於生活不能適應，便在夢想中逃避生活。浪漫主義的先驅——早熟的「人間世的苦惱」（ennui du monde）促使他在大自然中找尋幽靜的所在。他『感到他自己處理繞着他四周的幻想的存在物，較之於處理他所見到的世上的東西，有着更大的能力』。這『全爲他的想像所支持的社會』，幾乎使他迷失生活的途徑。致使他底意志力歸於消滅。是的，在他的兒童時代，當青春期生活開始時，他曾經與好人爲伍。關於那些年頭的回憶，在他『懺悔錄』（Confessions）開首數卷中，有着迷人的優美和恣意的奔放。任誰假如不會理解這數卷書，決不會認識真正的盧騷。普通人看見在他的大著作——辯論的，修辭的，和啟發道德的著作所繪

成的慣例的畫像中的他。這對他是一個不公平的評估。他有着愉快的天性——有愛情的，富有魔力，心情快活，興趣易變，易忘，敏于追求每一種熱愛物，無力抵抗他的癖愛，身體羸弱，而自知甚謬，但神志十分清明，對人沒有怨毒，亦沒有不貞潔的行爲。這是特別要注意的，在他的流浪的少年時期，雖無任何指導者照顧他，他却始終保持着令人不能置信的身體的純潔。他走的路，帶他到最曖昧的地方，甚至不道德的和淫穢的地方，却不會使這隻小天鵝的一根羽毛失去了光澤。

他非常能吸引別人，但他也使別人失望，因為他的不可想像的頑強，浮躁，缺乏考慮，缺乏判斷，缺乏記憶力，完全的健忘——今天他似乎最愛好的人和物，明天便被丟掉了。他沒有繼續做成一件事，他把每件剛開始的事情中斷了。他曾在什麼地方受教育？他二十歲時還是一無所知。那些考他的人，即使是最懷好意的，一致的結論以爲他沒有前途，他充其量亦祇能做一個小鄉村的牧師。這種看法一點也不使他感到煩惱。

和一個婦人的遭遇決定了他底生活。一七二八年，在安尼市（Annecy）他會見了華倫夫人（Madame de Warens），他心裏很受感動。五十年後，在他最後的著作中，他對他慈悲的「阿母」（Maman）會發出同樣感恩的愛意：因爲無母的孩子常想找到母愛；而就在華倫夫人處，給他找到他所需要的。

這位年青「阿母」很期望他爲他自身找得生活的路——但沒有任何成功之望，——

幼年的浮浪者，聽從了她的勸告，徒步出發去漫遊，在安尼市到都蘭（Turin）路上旅行

，越過阿爾卑斯山，然後到里昂，到洛桑（Lausanne）和納沙泰爾，從那裏起程，常

是徒步行走，常在夢想，常在流蕩，一直到巴黎，經過了短時期的離別的企圖，他又回

到「阿母」底懷抱，這時候她已移居於盛培利（Chambery）。她，最後感覺氣餒同時却

又感覺被迷惑住了，把她年青的愛人攜居家中。她和他自己相像，溫柔而肉感，作事疏

忽而耽於幻想，心地仁愛，容易縱慾過度，但甚至以異樣的冷淡態度報答那些最愛她的

人們，他們一離開，她就置之腦後；她永不明白盧騷對她如何看法，即使知道，也毫不

介意的。但是那三年——在他們同住於與盛培利相近鄰的攝美志（Charmettes）的舒適的

房子中那三個愉快的夏季（一七三八——一七四〇年）——對於盧騷却是「樂園」底

夢境。在嚐着「純粹而完全的快樂」的同一時期，他研求他底文學教育——像他早年的

流蕩生活，和保持像他性格中所常有的東西，——毫無計劃地披閱蒙丹尼（Montaigne）

、拉·布盧耶爾（La Bruyere）、培爾（Bayle）、波緒揆（Bossuet）、伏爾泰等底著作。

盧騷自己承認，伏爾泰——他未來的敵人——的哲學家通信（Lettres Philosophiques）

「最能誘導他從事研究」，並首次刺激他着手著作。他說：「因讀這本著作而形成的興